



“岁”与“年” 都是富饶丰沃的象征

古籍里的春节

张勤

春节，民间俗称“过年”，是我国民间最为热闹也最为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历史十分悠久。从《尔雅·释天第八》所记“载，岁也。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开始，迄今为止春节的有史记已逾2000年。

从史书记载来看，春节实际上指的是一系列的年庆活动，从腊八到正月十五，都是“过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农耕历史，在忙碌了一年之后，百姓需要感谢天地、祖先神灵的庇佑，同时也需要以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开始。他们一边准备祭祀之物，以谢天地神灵，一边与亲朋好友畅饮，庆贺新春。正所谓：“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殽，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周人以夏历十一月为岁之首，《诗经·七月》描述的就是周人过年的场景。

在古籍文献中，与春节有关的记载非常多。从历史文献到小说佚史都有关于此习俗的记录。溯其源，或许可以从“过年”的“年”开始谈起。

“年”是“年”的甲骨文，形如一人负禾，象征稻谷成熟，满载而归。从早期的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年”包含“丰收”“丰产”的含义。《穀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杨《疏》云：“取岁谷一熟也。”又《穀梁传·宣公十六年》记云：“彼其曰大有年，大丰年也。”何休云：“谓五谷大熟也。”《说文·禾部》云：“年，谷熟也。”“年”代表谷物成熟的时刻，这对于传统农耕民族而言象征着丰产，代表着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因此作为重要的岁时节令，“年”被纳入影响百姓生活的重要节日。

除了“年”代表新年伊始之外，据《尔雅·释天》所记录，尧舜称其为“载”，禹夏称其为“岁”，殷商称其为“祀”，三者都包含“开端”“肇始”的含义。“载”，《尔雅·释天第八》云：“载，岁也。”郭璞注云：“取物终更始。”又《说文解字注》卷十四篇上释“载”云：“又假借之为始，才之假借也。才者，艸木之初也。夏曰载，亦谓四时终始也。”载、才二字，作为假借字相通时，载同样包含万物初始的含义。再来看“岁”字。“岁”是“年”的别称。《春秋左传正义》左氏云：“岁时日月星辰是也。”唐孔颖达《疏》云：“四时一终曰岁，取岁星行一次也。”何休注云：“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岁即年，亦即春。民谚所言“一年之计在于春”，包含的就是万物更新之意。岁始于春，故《楚辞·招魂》有“献岁发春”之语。

在上述所列文献中，不难发现，与“年”“岁”“载”相关的内容，基本都是在说“肇始”与“丰产”。这都与农耕的传统密切相关。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通过观察天象来指导农业生产经验。观察“岁星”变化就是其中之一。《后汉书》卷三十下《颍川襄楷列传下》引《孝经决命》曰：“岁星守心年谷丰。”“岁”不但代表一年结束，同样还意味着五谷丰产。“岁”与“年”一样都是富饶、丰沃的象征。一个农业社会，丰产是人们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所以“祀岁”传统亦古已有之。在《大戴礼记·史记》《汉书》等两汉文献中就有类似记载。如《大戴礼记·夏小正》所记：“初岁祭来，始用赐。”《史记·天官书》所云：“腊之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酒，发阳气，故曰初岁。”岁末，会友共聚，把酒言欢，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守岁”之俗吧。

古人以腊日为岁终，腊日的次日，就是“初岁”，意指“岁之始”。“腊”，民间常有“腊月”和“腊日”之说。所谓“腊月”，就是指农历十二月，“腊日”就是腊月初八。古人在腊月有祭祀百神的习俗，在腊日有喝“腊八粥”的传统。《礼

记·月令》曰：“腊先祖五祀。”何谓“五祀”？据《周礼·春官·大司马》所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郑玄注曰：“此五祀者，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即五行之神。《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汉书》：“祠五祀，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贤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主其神祀之。”在两汉时期文献中，腊月所祭“五祀”，皆为掌管天地万物之阴阳之气。在古人看来，无论是自然万物、还是人类自身，皆离不开阴阳两气，所以“五祀”率先祭祖先神灵与五行之神。《尸子》卷下云：“先王之祠礼也，天子祭四极，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亲也。”类似记载还见于《礼记》《白虎通》等文献。如《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郑注云：“此盖殷时制也。”《白虎通·五礼篇》引《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这样祭“五祀”之礼，涉及社稷江山之固，其主祭人以贵族士大夫为主。同样在《礼记》中，其《月令》篇记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郑玄注：“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汉王充《论衡·祭意》：“五祀报门、户、井、灶、室中霤之功。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食，中霤，人所托所，五者功钧，故俱祀之。”这里所言“五祀”实际上就是指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将五者结合在一起来看，就是我们的“家”。

不仅如此，在《礼记·郊特牲》中还有记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饷之也。”其祝辞为：“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丰年若土，岁取千石。”这就是“蜡祭”。蜡祭中所祭之物皆与田间农作生活相关，成为“八蜡”之神。《礼记·郊特牲》郑玄注所记：“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从掌管万物之阴阳之气，到与百姓生产与生活相关的各种事象，“腊月”或“蜡祭”，成为我国农耕文化的缩影，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思想。古人希望通过岁末蜡祭，一方面感谢天地的馈赠，另一方面以亲友欢聚共饮的形式，来迎接新的开始。正所谓“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蔡邕《独断》）。

从文献典籍记载来看，“载”“岁”和“年”与中华民族农耕历史相关，它们脱胎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包含着家业美满之意。作为岁首之“春”同样具有了“春日勃发”的美好之意。不过彼时，岁时之首，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言“春节”，而谓之“元旦”。以代表“首”的“元”，与代表日出的“旦”，共同寓意着新年伊始，“元旦”成为岁之首。而

“三元之日”就是元旦，意指“岁之元、月之元、日之元”，农历初一就是“三元之日。”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所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为了逐崇，正月一日民间有放爆竹的习俗。不仅如此，《荆楚岁时记》一书中还对“岁暮”“帖画鸡”“拜贺”等习俗都作了记录。如谈及“年夜饭”，其云：“岁暮，家家具肴馔，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岁，相聚酣饮。”论及“贴门神”的传统时，亦有记载：“帖画鸡，或断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于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同时，还谈到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根据《荆楚岁时记》里记载，大年初一，男女老少人人穿戴整齐，到亲戚朋友和邻居家拱手作揖，相互祝贺拜年。主人家要为客人奉上椒柏酒、桃汤、屠苏酒、糖果、五辛的卷卷。“屠苏酒”是用大黄、白术、桔梗、蜀椒、乌头、拔契等配制而成的药酒。“五辛盘”则由五种辛辣的蔬菜组成，包括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荽。春日来临，阳气上升，阴气下沉，古人以“屠苏酒”和“五辛盘”来实现排除体内浊气的目的。这种拜年习俗发展到两宋、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社交方式了。一直到了清代，民间才开始逐渐用“春节”专指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这段日子。如清陈弘谋辑《五种遗规》中有“有朔望人祠烧香者，有春节看春，灯节看灯者”的说法。

诚然，“春节”除了“元旦”之意，还有“立春”的传统。“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春之后气温开始回升，万物开始复苏。其次，立春是春季之始，立春才标志着春季的真正到来。

自古“立春”就是重要的节日。《礼记·月令》记云：“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郊。”郑玄注中释“木位”为太皞“句芒”。根据《吕氏春秋·孟春》记载，“句芒”是“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句芒”实际就是我国民间信仰中的太阳神。太阳东升，万物苏醒。传统农耕文化中，太阳神为主神，与农事活动有关一切事象皆与之相关。“立春”的含义借太阳崇拜，寓意了对新生命的期盼，对万物重生的信仰。随着春天的到来，新的生命开始萌发，“立春”作为一年的开端，遂与“三元”意义合流，直到清以后人们开始逐渐用“春节”来代替元旦。“春节”一词中，既包含了“元日”的民俗意义，又有了“立春”的精神内涵，至此，“春节”作为我国农耕历史的缩影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延续千年的血脉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丰子恺绘《春节美景·红灯照得满堂红》



▲戴敦邦绘《红楼梦》插图



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日来临，阳气上升，阴气下沉，古人以“屠苏酒”和“五辛盘”来实现排除体内浊气的目的。

书影自上而下：《帝京岁时纪胜》《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礼记训纂》
图题：清朝《福贵岁朝图轴》（局部）